

欽
定
全
唐
文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六十五目錄

陸贄 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六十五

陸贄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國朝著令賦役之法有三一曰租二曰調三曰庸古者一井之地九夫共之公田在中藉而不稅私田不善則非吏公田不善則非民事頗纖微難於防檢春秋之際已不能行故國家襲其要而去其煩丁男一人授田百畝但歲納租稅二石而已言以公田假人而收其租入故謂之租古

者任土之宜以奠賦法國家就因往制簡而一之每丁各隨鄉土所出歲輸若絹若綾若純共二丈綿三兩其無蠶桑之處則輸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以其據丁戶調而取之故謂之調古者用人之力歲不過三日後代多事其增十之國家斟酌物宜立爲中制每丁一歲定役二旬若不役則收其庸日準三尺以其出絹而當庸直故謂之庸此三道者皆宗本前哲之規模參考歷代之利害其取法也遠其立意也深其斂財也均其域人也固其裁規也簡其備慮也周有田則有租有家則有調有身則有庸天下爲家

法制均一雖欲轉徙莫容其姦故人無搖心而事有定制以之厚生則不隄防而家業可久以之成務則不較閱而衆寡可知以之爲理則法不煩而教化行以之成賦則下不困而上用足三代創制百王是程雖維御損益之術小殊而其義則一也天寶季歲羯胡亂華海內波搖兆庶雲擾版圖隳於避地賦法壞於奉軍建中之初再造百度執事者知弊之宜革而所作兼失其源知簡之可從而所操不得其要舊患雖減新沴復滋救跛成痿展轉增劇凡欲拯其積弊須窮致弊之由時弊則但理其時法弊則全革

其法而又揆新校舊慮遠圖難規略未詳悉固不果行利害非相懸固不苟變所爲必當其悔乃亡若好革而不知原始要終斯皆以弊易弊者也至如賦役舊法乃是聖祖典章行之百年人以爲便兵興之後供億不恒乘急誅求漸隳經制此所謂時之弊非法弊也時有弊而未理法無弊而已更埽庸調之成規創兩稅之新制立意且爽彌綸又疎竭耗編氓日日滋甚夫作法裕於人未有不得人者也作法裕於財未有不失人者也陛下初膺寶位思致理平誕發德音哀痛流弊念徵役之煩重憫烝黎之困窮分

命使臣敷揚惠化誠宜損上益下嗇用節財窒侈欲以盪其貪風息冗費以紓其厚斂而乃搜摘郡邑劾驗簿書每州各取大厯中一年科率錢穀數最多者便爲兩稅定額此乃採非法之權令以爲經制總無名之暴賦以立恒規是務取財豈云恤隱作法而不以裕人拯病爲本得非立意且爽者乎夫財之所生必因人力工而能勤則豐富拙而兼情則窶空是以先王之制賦入也必以丁夫爲本無求於力分之外無貸於力分之內故不以務穡增其稅不以輟稼減其租則播種多不以殖產厚其征不以流寓免

其調則地著固不以飭勵重其役不以窳怠蠲其庸則功力勤如是然後能使人安其居盡其力相觀而化時靡遁心雖有情遊不率之人亦已懲矣兩稅之立則異於斯唯以資產爲宗不以丁身爲本資產少者則其稅少資產多者則其稅多曾不悟資產之中事情不一有藏於襟懷囊篋物雖貴而人莫能窺有積於場圃囷倉直雖輕而衆以爲富有流通蕃息之貨數雖寡而計日收贏有廬舍器用之資價雖高而終歲無利如此之比其流實繁一槩計估算緝宜其失平長僞由是務輕費而樂轉徙者恒脫於徭

稅敦本業而樹居產者每困於徵求此乃誘之爲姦敲之
避役力用不得不弛風俗不得不訛閭井不得不殘賦入
不得不闕復以創制之首不務齊平但令本道本州各依
舊額徵稅軍興已久事例不常供應有煩簡之殊牧守有
能否之異所在徭賦輕重相懸旣成新規須懲積弊化之
所在足使無偏減重分輕是將均濟而乃急於聚斂懼或
蠲除不量物力所堪唯以舊額爲準舊重之處流亡益多
舊輕之鄉歸附益眾有流亡則已重者攤徵轉重有歸附
則已輕者散出轉輕高下相傾勢何能止又以謀始之際

不立科條分遣使臣凡十餘輩專行其意各制一隅遂使人殊見道異法低昂不類緩急不倫逮至復命于朝竟無類會裁處其於踳駁胡可勝言利害相形事尤非便作法而不以究微防患爲慮得非彌綸又疎者乎立意且爽彌綸又疎凡厥疲人已嬰其弊就加保育猶懼不支况復亟繚芬絲重傷宿瘡其爲擾病抑又甚焉請爲陛下舉其尤者六七端則人之困窮固可知矣大厯中紀綱廢弛百事從權至於率稅少多皆在牧守裁制邦賦旣無定限官私懼有闕供每至徵配之初例必廣張名數以備不時之命

且爲施惠之資應用有餘則遂減放增損旣由郡邑消息
易協物宜故法雖久利而人未甚瘁及總雜徵虛數以爲
兩稅恒規悉登地官咸繫經費計奏一定有加無除此則
人益困窮其事一也本懲賦斂繁重所以變舊從新新法
旣行已重於舊旋屬征討國用不充復以供軍爲名每貫
加徵二百當道或增戎旅又許量事取資詔敕皆謂權宜
悉令事畢停罷息兵已久加稅如初此則人益困窮其事
二也定稅之數皆計緡錢納稅之時多配綾絹往者納絹
一疋當錢三千二三百文今者納絹一疋當錢一千五六

首文往輸其一者今過於二矣雖官非增賦而私已倍輸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三也諸州稅務送至上都度支頒給羣司例皆增長本價而又繆稱折估抑使剝徵姦吏因緣得行侵奪所獲殊寡所擾殊多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四也稅法之重若是既於已極之中而復有奉進宣索之繁尚在其外方岳頗拘於成例莫敢闕供朝典又束以彝章不許別稅綺麗之飾紈素之饒非從地生非自天降若不出編戶之筋力膏髓將安所取哉於是有巧避微文曲承睿旨變徵役以召雇之目換科配以和市之名廣其課而狹

償其庸精其入而麤計其直以召雇爲目而捕之不得不
來以和市爲名而迫之不得不出其爲妨抑特甚常徭此
則人益困窮其事五也大厯中非法賦斂急備供軍折估
宣索進奉之類者旣並收入兩稅矣今於兩稅之外非法
之事復又並存此則人益困窮其事六也建中定稅之始
諸道已不均齊其後或吏理失宜或兵賦偏重或癘疾鍾
害或水旱薦災田里荒蕪戶口減耗牧守苟避於殿責罕
盡申聞所司姑務於取求莫肯矜恤遂於逃死闕乏稅額
累加見在疲吐一室已空四隣繼盡漸行增廣何由自存

此則人益困窮其事七也自至德訖於大曆二十年餘兵亂相乘海內罷弊幸遇陛下紹膺寶運憂濟生靈誕敷聖謨痛矯前弊重愛人節用之旨宣輕徭薄賦之名率土烝黎感涕相賀延頸企踵咸以爲太平可期既而制失其中斂從其重頗乖始望已沮羣心因之以兵甲而煩暴之取轉加繼之以獻求而靜約之風浸靡臣所知者纔梗槩耳而人益困窮之事已有七焉臣所不知何啻於此陛下倘追思大曆中所聞人間疾苦而又有此七事重增於前則人之無聊不問可悉昔魯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

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哀公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
徹也有若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
子曰有國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
均而無怨節而無貧和而無寡安而無傾漢文恤患救災
則命郡國無來獻是以人爲本以財爲末人安則財贍本
固則邦寧今百姓艱窮非止不足稅額類例非止不均求
取繁多非止來獻誠可哀憫亦可憂危此而不圖何者爲
急聖情重慎每戒作爲伏知貴欲因循不敢盡求釐革且
去其太甚亦足小休望令所司與宰臣參量據每年支用

色目中有不急者無益者罷廢之有過制者廣費者減節之遂以罷減之資迴給要切之用其百姓稅錢因軍興每貫加徵二百者下詔停之用復其言俾人知信下之化上不令而行諸道權宜加徵亦當自請蠲放如是則困窮之中十緩其二三矣供御之物各有典司任土之宜各有常貢過此以往復何所須假欲崇飾燕居儲備賜與天子之貴寧憂乏財但敕有司何求不給豈必旁延進獻別徇營求減德市私傷風敗法因依縱擾爲害最深陛下臨御之初已宏清淨之化下無曲獻上絕私求近歲以來稍渝前

旨今但滌除流誤振起聖猷則淳風再興賄道中寢雖有
貪饕之輩曷由復肆侵漁州郡羨財亦將焉往若不上輸
王府理須下紓疲人如是則困窮之中十又緩其四五矣
所定稅物估價合依當處月平百姓輸納之時累經州縣
簡閱事或涉於姦冒過則不在戶人重重剝徵理甚無謂
望令所司應諸州府送稅物到京但與色樣相符不得虛
稱折估如濫惡尤甚給用不充惟罪元納官司亦勿更徵
百姓根本既自端靜枝葉無因動搖如是則困窮之中十
又緩其二三矣然後據每年見供賦稅之處詳諭詔旨咸

俾均平每道各命知兩稅判官一人赴京與度支類會參定通計戶數以配稅錢輕重之間大約可準而又量土地之沃瘠計物產之少多倫比諸州定爲兩等州等下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少州等高者其每戶配錢之數多多少已差悉令折衷仍委觀察使更於當管所配錢數之內均融處置務盡事宜就於一管之中輕重不得偏併雖或未盡齊一決當不甚低昂旣免擾人且不變法粗均勞逸足救凋殘非但徵賦易供亦冀逋逃漸息俟稍寧阜更擇所宜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爲額不計錢數

夫國家之制賦稅也必先導以厚生之業而後取其什一
焉其所取也量人之力任土之宜非力之所出則不徵非
土之所有則不貢謂之通法歷代常行大凡生於天地之
間而五材之用爲急五材者金木水火土也水火不資於
作爲金木自產於山澤唯土爰播植非力不成衣食之源
皆出於此故可以勉人功定賦入者惟布麻繒纊與百穀
焉先王懼物之貴賤失平而人之交易難準又立貨泉之
法以節輕重之宜斂散弛張必由於是蓋御財之大柄爲
國之利權守之在官不以任下然則穀帛者人之所爲也

錢貨者官之所爲也人之所爲者故租稅取焉官之所爲者故賦斂捨焉此又事理著明者也是以國朝著令稽古作程所取於人不踰其分租出穀庸出絹調雜出繒纊布麻非此族也不在賦法列聖遺典粲然可徵曷常有禁人鑄錢而以錢爲賦者也今之兩稅獨異舊章違任土之通方效算緡之末法不稽事理不揆人功但估資產爲差便以錢穀定稅臨時折徵雜物每歲色目頗殊唯計求得之利宜靡論供辦之難易所徵非所業所業非所徵遂或增價以買其所無減價以賣其所有一增一減耗損已多且

百姓所營唯在耕織人力之作爲有限物價之貴賤無恒而乃定稅計錢折錢納物是將有限之產以奉無恒之輸納物賤則供稅之所出漸多多則人力不給納物貴則收稅之所入漸少少則國用不充公私二途常不兼濟以此爲法未之前聞往者初定兩稅之時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三千二三百文大率萬錢爲絹三疋價計稍貴數則不多及乎頒給軍裝計數而不計價此所謂稅入少而國用不充者也近者百姓納絹一疋折錢一千五六百文大率萬錢爲絹六疋價旣轉賤數則漸加向之蠶織不殊而所輸

尚欲過倍此所謂供稅多而人力不給者也今欲不甚改法而粗救災害者在乎約循典制而以時變損益之臣謂宜令所司勘會諸州府初納兩稅年絹布定估比類當今時價加賤減貴酌取其中總計合稅之錢折爲布帛之數仍依庸調舊制各隨鄉土所宜某州某年定出稅布若干端某州某年定出稅絹若干足其有純綿雜貨亦隨所出定名勿更計錢以爲稅數如此則土有常制人有常輸眾皆知上令之不遷於是其一其心而專其業應出布麻者則務於紡績供綿絹者則事於蠶桑日作月營自然便習各

修家技皆足供官無求人假手之勞無賤鬻貴買之費無
暴徵急辦之弊無易常改作之煩物甚賤而人之所出不
加物甚貴而官之所入不減是以家給而國足事均而法
行此直稍循令典之舊規固非創制之可疑者也然蚩蚩
之俗罕究事情好騁異端妄行沮議臣請假爲問荅以備
討論陛下誠有意乎憐愍蒼生將務救恤但垂聽覽必有
可行議者若曰每歲經費所資大抵皆約錢數若令以布
帛爲額是令支計無憑荅曰國初約法已來常賦率由布
帛輸二甲子制用不愆何獨當今則難支計且經費之大

其流有三軍食一也軍衣二也內外官月俸及諸色資課
三也軍衣固在於布帛軍食又取於地租其計錢為數者
獨月俸資課而已制祿唯不計錢故三代以食人眾寡為
差兩漢以石數多少為秩蓋以錢者官府之權貨祿者吏
屬之常資以常徇權則豐約之度不得恒於家以權為常
則輕重之柄不得專於國故先王制祿以食而平貨以錢
然後國有權而家有節矣況今餽餉方廣倉儲未豐盡復
古規或慮不足若但據羣官月俸之等隨百役資課之差
各依錢數少多折為布帛定數某官月給俸絹若干疋某

役月給資布若干端所給色目精麤有司明立條例便爲
恒制更不計錢物甚賤而官之所給不加物甚貴而私之
所粟不減官私有準何利如之生人大端衣食爲切有職
田以供食有俸絹以供衣從事之家固足自給以茲制事
誰曰不然夫然則國之用財多是布帛定以爲賦復何所
傷議者曰吏祿軍裝雖頒布粟至於以時斂糴用權物價
重輕是必須錢於何取給荅曰古之聖人所以取山澤之
蘊材作泉布之寶貨國專其利而不與人共之者蓋爲此
也物賤由乎錢少少則重重則加鑄而散之使輕物貴由

乎錢多多則輕輕則作法而斂之使重是乃物之貴賤繫於錢之多少錢之多少在於官之盈縮官失其守反求於人人不得鑄錢而限令供稅是使貧者破產而假資於富有之室富者蓄貨而竊行於輕重之權下困齊人上虧利柄今之所病諒在於斯誠宜廣卽山殖貨之功峻用銅爲器之禁苟制持得所則錢不乏矣有糴鹽以入其直有權酒以納其資苟消息合宜則錢可收矣錢可收固可以斂輕爲重錢不乏固可以散重爲輕弛張在官何所不可慮無所給是未知方議者若曰自定兩稅以來恒使計錢納

物物價漸賤所納漸多出給之時又增虛估廣求羨利以
贍庫錢歲計月支猶患不足今若定供布帛出納以平軍
國之資無乃有闕荅曰自天寶以後師旅數起法度消亡
肅宗撥滔天之災而急於功賞先帝邁舍垢之德而緩於
糾繩由是用頗殷繁俗亦靡弊公賦已重別獻繼與別獻
既行私賂競長誅求刻剝日長月滋積累以至於大厯之
間所謂取之極甚者也今既總收極甚之數定爲兩稅矣
所定別獻之類復在數外矣間緣軍用不給已嘗加徵矣
近屬折納價錢則又多獲矣比於大厯極甚之數殆將再

益其倍焉復幸年穀屢豐兵車少息而用常不足其故何哉蓋以事逐情生費從事廣物有劑而用無節夫安得不乏乎苟能黜其情約其用非但可以布帛爲稅雖更減其稅亦可也苟務逞其情侈其用非但行今重稅之不足雖更加其稅亦不足也夫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敗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是以聖王立程量入爲出雖遇災難下無困窮理化旣衰則乃反是量出爲入不恤所無故魯哀公問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

若對以盍徹桀用天下而不足湯用七十里而有餘是乃
用之盈虛在節與不節耳不節則雖盈必竭能節則雖虛
必盈衛文公承滅國之餘建新徙之業革車不過三十乘
豈不甚殆哉而能衣大布冠大帛約已率下通商務農卒
以富強見稱載籍漢文帝接秦項積久傷夷之弊繼高呂
革創多事之時家國虛殘日不暇給而能恭儉節用靜事
息人服弋絺履革舄却駿馬而不御罷露臺而不修屢賜
田租以厚丞庶遂使戶口蕃息百物阜殷乃至鄉曲宴遊
乘牝特者不得赴會子孫生長或有積數十歲不識市廛

御府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國富於上人安於下生享遐福沒垂令名人到於今稱其仁賢可謂盛矣太宗文皇帝收合板蕩再造寰區武德年中革車屢動繼以災歉人多流離貞觀之初薦屬霜旱自關輔綿及三河之地米價騰貴斗易一縑道路之間餒殍相藉太宗敦行儉約撫養困窮視人如傷勞徠不倦百姓有鬻男女者出御府金帛贖還其家嚴禁貪殘慎節徭賦弛不急之用省無事之官黜損乘輿斥出宮女太宗嘗有氣疾百官以大內卑濕請營一閣以居尚憚煩勞竟不之許是

以至誠上感淳化下敷四方大和百穀連稔貞觀八年以
後米斗至四五錢俗阜化行人知義讓行旅萬里或不齎
糧故人到於今談帝王之盛則必先太宗之聖功論理道
之崇則必慕貞觀之故事此三君者其經始豈不艱窘哉
皆以嗇用愛人竟獲豐福是所謂能節雖虛必盈之效也
秦始皇據崑崙之固藉雄富之業專力農戰廣收材豪故
能芟滅暴強宰制天下功成志滿自謂有泰山之安貪欲
熾然以爲六合莫予違也於是發閭左之戍徵太半之賦
進諫者謂之宣謗恤隱者謂之收恩故徵發未終而宗社

已泯漢武帝遇時運理平之會承文景勤儉之積內廣興
作外張甲兵侈汰無窮遂致殫竭大搜財貨莫及舟車遠
近騷然幾至顛覆賴武帝英姿大度付任以能納諫無疑
改過不吝下哀痛之詔罷征伐之勞封丞相爲富民侯以
示休息邦本搖而復定帝祚危而再安隋氏因周室平齊
之資府庫充實開皇之際理尚清廉是時公私豐饒議者
以比漢之文景煬帝嗣位肆行驕奢竭耗生靈不知止息
海內怨叛以至於亡此三君者其所憑藉豈不豐厚哉此
皆以縱欲殘人竟致感喪是所謂不節則雖盈必竭之效

也秦隋不悟而遂滅漢武中悔而獲存乃知懲與不懲覺與不覺其於得失相遠復有存滅之殊安可不思安可不懼今人窮日甚國用歲加不時節量其勢必感而議者但憂財利之不足固慮安危之不持若然者則太宗漢文之德曷見稱秦皇隋煬之敗靡足戒唯欲是逞復何規哉幸屬休明將期致理急聚斂而忽於勤恤固非聖代之所宜言也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加稅闢田爲課績

夫欲施教化立度程必先域人使之地著古之王者設井

田之法以安其業立五宗之制以綴其恩猶懼其未也又
教之族墳墓敬桑梓將以固人之志定人之居俾皆重遷
然可爲理厥後又督之以出鄉遊惰之禁糾之以版圖比
閭之方雖訓導漸微而檢制猶密厯代因襲以爲彝章其
理也必謹於隄防其亂也必慢於經界斯道崇替與時興
衰人主失之則不可御寰區守長失之則不可釐郡邑理
人之要莫急於茲頃因兵興典制弛廢戶版之紀綱罔緝
土斷之條約不明恣人浮流莫克禁止縱之則湊集整之
則驚離恒懷倖心靡固本業是以賦稅不一教令不行長

人者又罕能推忠恕易地之情體至公徇國之意迭行小惠競誇姦吐以傾奪鄰境爲智能以招萃逋逃爲理化捨彼適此者旣爲新收而獲宥倏忽往來者又以復業而見優唯懷土安居首末不遷者則使之日重斂之日加是令地著之人恒代惰游服役則何異驅之轉徙教之澆訛此由牧宰不克宏通各私所部之過也及夫廉使奏課會府考功但守常規不稽時變其所以爲長吏之能者大約在於四科一曰戶口增加二曰田野墾闢三曰稅錢長數四曰徵辦先期此四者誠吏職之所崇然立法齊人久無不

弊法之所沮則人飾巧而苟避其網法之所勸則人興僞以曲附其文理之者若不知維御損益之宜則巧僞萌生恒因沮勸而滋矣夫課吏之法所貴戶口增加者豈不以撫字得所人益阜蕃乎今或詭情以誘其姦浮苛法以析其親族苟益戶數務登賞條所誘者將議薄征已遽驚散所析者不勝重稅又漸流亡州縣破傷多起於此長吏相效以爲績安忍莫懲齊人相扇以成風規避轉甚不究實而務增戶口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田野墾闢者豈不以訓導有術人皆樂業乎今或牽率黎烝播植荒廢約以年限

免其地租苟農夫不增而墾田欲廣新畝雖闢舊畝反蕪
人利免租頗亦從今年限纔滿復爲汙萊有益炫勞無增
稼穡不度力而務闢田野有如是之病焉所貴稅錢長數
者豈不以旣庶而富人可加賦乎今或重困疲羸力求附
益捶骨漑髓墮家取財苟媚聚斂之司以爲仕進之路不
恤人而務長稅數有如是之病焉所貴徵辦先期者豈不
以物力優贍人皆樂輸乎今或肆毒作威殘人逞欲事有
常限因而促之不量時宜唯尚強濟絲不容纖粟不暇春
矧伊貧虛能不奔迸不怨物而務先徵辦有如是之病焉

然則引人逋逃感人艱窘唯茲四病亦有助焉此由考覈不切事情而泛循舊轍之過也且夫戶口增加田野墾闢稅錢長數徵辦先期若不以實事驗之則真偽莫得而辨將驗之以實則租賦須加所加既出於人固有受其損者此州若增客戶彼郡必減居人增處邀賞而稅數有加減處懼罪而稅數不降倘國家所設考課之法必欲崇於聚斂則如斯可矣將有意乎富俗而務理豈不刺謬歟當今之要在於厚人而薄財損上以益下下苟利矣上必安焉則少損者所以招大益也人既厚矣財必贍焉則暫薄者

所以成永厚也臣愚謂宜申命有司詳定考績往貴於加者今務於減焉假如一州之中所稅舊有定額凡管幾許百姓復作幾等差科每等有若干戶人每戶出若干稅物各令條舉都數年別一申使司使司詳覆有憑然後錄報戶部若當管之內人益阜殷所定稅額有餘任其據戶均減率計減數多少以爲考課等差其當管稅物通比較每戶十分減三分者爲上課十分減二分者次焉十分減一分者又次焉如或人多流亡加稅見戶比較殿罰法亦如之其百姓所出田租則各以去年應輸之數便爲定額每

歲據徵更不勘責檢巡增闢者勿益其租廢耕者不降其數足以誘導墾植且免妨奪農功事簡體宏人必悅勸每至定戶之際但據雜產較量田既自有恒租不宜更入兩稅如此則吏無苟且俗變澆浮不督課而人自樂耕不防閑而眾皆安土斯亦當今富人固本之要術在陛下舉而行之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建官立國所以養人也賦人取財所以資國也明君不厚其所資而害其所養故必先人事而借其暇力先家給而

斂其餘財遂人所營恤人所乏借必以度斂必以時有度則忘勞得時則易給是以官事無闕人力不殫公私相全上下交愛古之得眾者其率用此歟法制或虧本末倒置但務取人以資國不思立國以養人非獨徭賦繁多實無蠲貸至於徵收迫促亦不矜量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上司之繩責既嚴下吏之威暴愈促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所繫遲速之間不過月旬之異一寬稅限歲歲相承遲無所妨速不爲益何急敦逼重傷疲人頃緣定稅之初期約未甚詳悉旋屬

征役多故復令先限量徵近雖優延尚未均濟望委轉運使與諸道觀察使商議更詳定徵稅期限聞奏各隨當土風俗所便時候所宜務於紓人俾得辦集所謂惠而不費者則此類也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臣聞仁君在上則海內無餒殍之人豈必耕而餉之爨而食之哉蓋以慮得其宜制得其道致人於歉乏之外設備於災沴之前是以年雖大殺眾不惟懼夫水旱爲敗堯湯被之矣陰陽相寇聖何禦哉所貴堯湯之盛者在於遭患

能濟耳凡厥哲后皆謹循之故王制記虞夏殷周四代之法乃云國無九年之蓄曰不足無六年之蓄曰急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也周官司徒之屬亦云掌鄉里之委積以恤艱阨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王制既衰雜以權術魏用平糴之法漢置常平之倉利兼公私頗亦爲便隋氏立制始創社倉終於開皇人不饑饉貞觀初戴胄建積穀備災之議太宗悅焉因命有司詳立條制所在貯粟號爲義倉豐則斂藏儉則散給歷高宗之代五六十載人賴其資國步中艱斯制亦弛開元之際漸復修崇是知儲積備災

聖王之急務也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此言君養人以成國人戴君以成生上下相成事如一體然則古稱九年六年之蓄者蓋率土臣庶通爲之計耳固非獨豐公庾不及編氓記所謂雖有凶旱水溢人無菜色良以此也後代失典籍備慮之旨忘先王子愛之心所蓄糧儲唯計廩庾犬彘厭人之食而不知檢溝壑委人之骨而不能卹亂興於下禍延於上雖有公粟豈得而食諸故立國而不先養人國固不立矣養人而不先足食人固不養矣足食而不先備災食固不足矣爲官而備者人

必不贍爲人而備者官必不窮是故論德昏明在乎所務
本末務本則其末自遂務末則其本兼亡國本於人安得
不務頃以寇戎爲梗師旅亟興惠恤之方多所未暇每遇
陰陽愆候年不順成官司所儲祇給軍食支計苟有所闕
猶須更取於人人之凶荒豈遑賑救人小乏則求取息利
人大乏則賣鬻田廬幸逢有年纔償逋債斂獲始畢餓糧
已空執契擔囊行復貸假重重計息食每不充倘遇薦饑
遂至顛沛室家相棄骨肉分離乞爲奴僕猶莫之售或行
丐鄽里或縊死道途天災流行四方代有率計被其害者

每歲常不下一二十州以陛下爲人父母之心若垂省憂固足傷惻幸有可救之道焉可捨而不念哉今賦役已繁人力已竭窮歲汲汲永無贏餘課之聚糧終不能致將樹儲蓄根本必藉官司助成陛下誠能爲人備災過聽愚計不害經費可垂永圖近者有司奏請稅茶歲約得五十萬貫元敕令貯戶部用救百姓凶饑今以蓄糧適副前旨望令轉運使總計諸道戶口多少每年所得稅茶錢使均融分配各令當道巡院主掌每至穀麥熟時卽與觀察使計會散就管內州縣和糴便於當處置倉收納每州令錄事

參軍專知仍定觀察判官一人與和糴巡院官同勾當亦以義倉爲名除賑給百姓已外一切不得貸便支用如時當大稔事至傷農則優與價錢廣其糴數穀若稍貴糴亦便停所糴少多與年上下準平穀價恒使得中每遇災荒卽以賑給小歉則隨事借貸大饑則錄奏分頒許從便宜務使周濟循環斂散遂以爲常如此則蓄財息債者不能耗吾人聚穀幸災者無以牟大利富不至侈貧不至饑農不至傷糴不至貴一舉事而眾美具可不務乎俟人小休漸勸私積平糴之法斯在社倉之制兼行不出十年之中

必盈三歲之蓄宏長不已升平可期使一代黎人永無餒
乏此堯湯所以見稱於千古也願陛下遵之慕之繼之齊
之苟能存誠蔑有不至

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國之紀綱在於制度商農工賈各有所專凡在食祿之家
不得與人爭利此王者所以節財力礪廉隅是古今之所
同不可得而變革者也代理則其道存而不犯代亂則其
制委而不行其道存則貴賤有章豐殺有度車服田宅莫
敢僭踰雖積貨財無所施設是以咸安其分罕徇貪求藏

不偏多故物不偏罄用不偏厚故人不偏窮聖王能使禮讓興行而財用均足則此道也其制委則法度不守教化不從唯貨是崇唯力是騁貨力苟備無欲不成租販兼并下錮齊人之業奉養豐麗上侔王者之尊戶蓄羣黎隸役同輩既濟嗜欲不虞憲章肆其貪恡曷有紀極天下之物有限富室之積無涯養一人而費百人之資則百人之食不得不乏富一家而傾千家之產則千家之業不得不空舉類推之則海內空乏之流亦已多矣故前代致有風俗訛靡氓庶困窮由此弊也今茲之弊則又甚焉夫物之不

可掩藏而易以閱視者莫著乎田宅臣請又措其宅而勿
議且舉占田一事以言之古先哲王疆理天下百畝之地
號曰一夫蓋以一夫授田不得過於百畝也欲使人無廢
業田無曠耕人力田疇二者適足是以貧弱不至竭涸富
厚不至奢淫法立事均斯謂制度今制度弛紊疆理隳壞
恣人相吞無復畔限富者兼地數萬畝貧者無容足之居
依託強豪以爲私屬貸其種食賃其田廬終年服勞無日
休息罄輸所假常患不充有田之家坐食租稅貧富懸絕
乃至於斯厚斂促徵皆甚公賦今京畿之內每田一畝官

稅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畝至一石者是二十倍於官稅也降及中等租猶半之是十倍於官稅也夫以土地王者之所有耕稼農夫之所爲而兼并之徒居然受利官取其私取其十穡人安得足食公廩安得廣儲風俗安得不貪財貨安得不壅昔之爲理者所以明制度而謹經界豈虛設哉斯道浸亡爲日已久頓欲修整行之實難革弊化人事當有漸望令百官集議參酌古今之宜凡所占田約爲條限裁減租價務利貧人法貴必行不在深刻裕其制以便俗嚴其令以懲違微損有餘稍優不足損不失富優

可賑窮此乃古者安富恤窮之善經不可捨也 右臣前
月十一日延英奏對因敍賦稅煩重百姓困窮伏奉恩旨
令具條疏聞奏今且舉其甚者謹件如前臣聞於書曰無
輕人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此理之所以興也又曰厥後
嗣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此亂之所由始也以陛下
天縱聖哲事更憂危夙夜孜孜志求致理往年論及百姓
必爲悽然動容每言朕於蒼生支體亦無所惜臣久叨近
侍亟奉德音竊謂一代黔黎必躋富壽之域昨奏人間疾
苦十分纔及二三聖情已甚驚疑皆謂臣言過當然則愁

怨之事何由上聞煦育之恩何由下布典籍所戒信而有
徵一虧聖猷實可深惜臣又聞於書曰非知之艱行之唯
艱竊惟陛下所以驚疑於微臣之言者但聞之未熟耳此
乃股肱耳目之任仰負於陛下誠所謂知之非艱尚未足
深累聖德也今則既知之矣願陛下勿復艱於所行居安
思危億兆幸甚謹奏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六十六目錄

陸贄七

論裴延齡姦蠹書

欽定全唐文卷四百六十六

新華出版社藏書

陸贄_七

論裴延齡姦蠹書

十一月三日具官臣某惶恐頓首獻書皇帝陛下臣聞君子小人用捨不並國家否泰恒必由之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於是上下交而萬物通此所以爲泰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於是上下不交而萬物不通此所以爲否也夫小人於蔽明害理如目之有昧耳之有充嘉穀之有蠹梁木之有蠹也昧離婁之目則天地四方之位不分矣充子野之

耳則雷霆蠅黽之聲莫辨矣雖后稷之穡禾易長畝而蝨傷其本則零瘁而不植矣雖公輸之巧臺成九層而蠹空其中則圯折而不支矣是以古先聖哲之立言垂訓必殷勤切至以小人爲戒者豈將有意讎而沮之哉誠以其蔽主之明害時之理致禍之源博傷善之釁深所以有國有家者不得不去耳其在周易則曰大君有命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在尚書則曰除惡務本去邪勿疑在毛詩則曰無縱詭隨以謹無良曾是培克斂怨以爲德盜言孔甘亂是用餽讒人罔極交亂四國在論語則曰惡利口

之覆邦家者在春秋則曰聚斂積實不知紀極毀信廢忠
崇飾惡曰靖譖庸回服讒鬼慝天下之人謂之四凶在禮
記則曰小人行險以徼幸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
矣小人使爲國家而災害並至雖有善人無如之何臣頃
因讀書常憤此類不圖聖代目覩斯人戶部侍郎裴延齡
者其性邪其行險其口利其志凶其矯妄不疑其敗亂無
恥以聚斂爲長策以詭妄爲嘉謀以掎克斂怨爲匪躬以
靖譖服讒爲盡節總典籍之所惡以爲智術冒聖哲之所
戒以爲行能可謂堯代之共工魯邦之少卯伏惟陛下協

放勛文思之德而鑒其方鳩僞功體仲尼天縱之明而辨其順非堅僞則天討斯德聖化允孚小往大來孰不欣幸跡其姦蠹日長月滋陰秘者固未盡彰敗露者猶難悉數今請粗舉數事用明欺罔大端悉非隱微皆可覆驗陛下若意其負謗則誠宜亟爲辨明陛下若知其無良又安可曲加容掩願擇左右親信兼與舉朝公卿據臣所言閱實其事儻延齡罪惡無狀卽臣之奏議是誣宜申典刑以制虛妄俾四海法朝廷之理兆人戴陛下之明得失之間其體甚大不當復有疑慮使辨之不早以竟失天下之望也

前歲秋首班宏喪亡特詔延齡繼司邦賦數月之內遽銜
功能奏稱勾獲隱欺計錢二十萬貫請貯別庫以爲羨財
供御所須永無匱乏陛下欣然信納因謂委任得人既賴
贏餘之資稍宏心意之欲興作浸廣宣索漸多延齡務實
前言且希審旨不敢告闕不敢辭難勾獲既是虛言無以
應命供辦皆承嚴約苟在及期遂乃搜求市鄽豪奪入獻
追捕夫匠迫脅就功以敕索爲名而不酬其直以和雇爲
稱而不償其傭都城之中列肆爲之晝閉興役之所百工
比於幽囚聚詛連羣遮訴盈路持綱者莫敢致詰巡察者

莫敢爲言時有致詰爲言翻謂黨邪醜直天子轂下罽聲
沸騰四方觀瞻何所取則蕩心於上斂怨於人欺天陷君
遠邇危懼此其罪之大者也總制邦用度支是司出納貨
財太府攸職凡是太府出納皆稟度支文符太府依符以
奉行度支憑按以勘覆互相關鍵用絕姦欺其出納之數
則每旬申聞其見在之數則每月計奏皆經度支勾覆又
有御史監臨旬旬相承月月相繼明若指掌端如貫珠財
貨少多無容隱漏延齡務行邪諂公肆誣欺遂奏云左藏
庫司多有失落近因檢閱使置簿書乃於糞土之中收得

銀十三萬兩其疋段雜貨百萬有餘皆是文帳脫遺並同
已棄之物今所收獲卽是羨餘悉合移入雜庫以供別敷
支用者其時特宣進止悉依所奏施行太府少卿韋少華
抗表上陳殊不引伏確稱每月申奏皆是見在數中請令
推尋足驗姦計兩司旣相論執理須辨鞠是非臣等具以
奏聞請定三司詳覆若左藏庫遺漏不謬隱匿固合抵刑
如度支舉奏是虛誣誑亦宜得罪陛下旣不許差三司按
問又不令檢奏辨明度支言太府隱漏至多而少華所任
如舊太府論度支姦欺頗甚而延齡見信不渝枉直兩存

法度都弛以在庫之物爲收獲之功以常賦之財爲羨餘之費罔上無畏示人不慚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府庫用宜貸財物合入官則納於其內事合給用則出乎其中所納無非法之財所出無不道之用坦然明白何曲何私而延齡險猾售姦詭譎求媚遂於左藏之內分建六庫之名意在別貯贏餘以奉人主私欲曾不知王者之體天下爲家國不足則取之於人人不足乃資之於國在國爲官物在人爲私財何謂贏餘復須別貯是必巧詐以變移官物暴法以刻斂私財捨此二途其將焉取陛下方務崇信不

加檢裁延齡既怙寵私益復放肆遂錄積久逋欠妄云察
獲姦賊總計緡錢八百餘萬聽其言則利益雖大考其事
則虛誕自彰或是水火漂焚或緣旱澇傷敗或因兵亂散
失或遭寇賊斂歎或準法免徵或經恩合放或人戶逃逸
無處追尋或綱典拘囚不克填納或沒入店宅歲久摧殘
或收獲舟船年深破壞類皆如此難以殫論在人者並無
可科徵屬官者悉不任貨賣但存名額虛掛簿書大抵錢
穀之司皆恥財物減少所以相承積累不肯滌除每當計
奏之時常充應在之數延齡苟稱察獲遂請徵收恢張利

門誘動天聽貽誚侮於方岳賈愁怨於丞黎于茲累年一無所得其爲疎妄亦曰殆哉陛下姑欲保持曾無詰問延齡謂能蔽惑不復懼思姦威旣沮於四方儉態復行於內府由是蹂躪官屬傾倒貨財移東就西便爲課績取此適彼遂號羨餘愚弄朝廷有同兒戲諸州輸送布帛度支不務準平抑制市人賤通估價計其所折卽更下徵重困疲毗展轉流弊旣彰忍害且示不誠及其支送邊州用充和糴則於本價之外例增一倍有餘布帛不殊貴賤有異刺徵罔下旣以折估爲名抑配傷人又以出估爲利事多矛盾

盾交駭物情窮邊穡夫痛憤切於骨髓下土編戶冤叫徹
於蒼旻而延齡以冒取折估爲公忠苟得出估爲贖利所
謂失人心而聚財賄亦何異割支體以徇口腹哉殊不寤
支體分披口安能食人心離折財豈能存此又罪之大者
也平原遠鎮扼制蕃戎五原要衝控帶靈夏芟夷榛蕪
逐豺狼崎嶇繕完功力纔畢地猶曷絕勢頗孤危新集之
兵志猶未固尤資贍恤俾漸安居頻敕度支令貯軍糧常
使平原有一年之蓄鹽州積半年之儲循環轉輸不得闕
數近者二鎮告急俱稱絕糧陛下召延齡令赴中書遣希

顏宣旨質問延齡確言饋餉不絕儲蓄殊多歲內以來必無闕乏希顏懼其推互邀令草狀自陳狀亦如言略無疑畏陛下覽其所奏翻謂軍吏不誠遂遣中官馳往檢覆道路無轉運之跡軍城無旬日之儲將卒嗷嗷幾將不守有如是之顛沛有如是之欺謾按驗旣明恩勞靡替其爲蠱媚曠代罕聞此又罪之大者也國之憲度會府是司位列諸郎猶應辰象任居六事實代天工內總轄於庶官外敷化於列郡舉措繫生靈之命得失關理亂之源爲人軌儀安可容易未有大官弛縱而能使羣吏服從朝典陵遲而

欲禁天下暴慢是以天寶將季楊國忠爲吏部尚書亟於私庭銓集選士果令逆豎得以爲詞史冊書之足爲國恥而延齡放情亂紀又甚國忠懈於夙興多闕會朝之禮徇其鄙欲大墮省署之儀徙郎曹於里閭視公事於私第盡室飫官廚之饌填街持簿領之書復有諸部參辭四方申請決遣資其判署去就俟其指撝延齡或聚客大誇不令白事或縱酒憑怒莫敢入言至有迫切而來逾旬未省輸納之後累月不歸資糧罄於滯淹筋力困於朝集晨趨夕散十百爲羣里中喧闐常若關闈衢巷列屠沽之肆邑居

成逆旅之津離次慢官虐人斲法求之今古鮮有其倫此
又罪之大者也總領財賦號爲殷繁自必識究變通智權
輕重大不失體細能析微濟之以均平莅之以勤肅近無
滯事遠無壅情網條之下無亂繩鹽照之內無隱匿然後
人不困而公用足威不厲而姦吏懲苟或未然則非稱職
況延齡以素本僻戾之質而加之以狂躁滿盈旣懣且驕
事何由理遂以國家大計委於胥吏未流當給者無賄而
不支應徵者受賕而縱免紀綱大壞貨賂公行苟操利權
實竊邦柄近者度支小吏屢爲府縣所繩鞠其姦賊無不

狼籍通結動連於節將交私匪止於苞苴威福潛移乃至於是職司失序固亦可知此又罪之大者也風教之大禮讓爲先禮讓之行朝廷爲首朝廷者萬方之所宗仰羣士之所楷模觀而效焉必有甚者是以朝廷好禮則俗尚敬恭朝廷尊讓則時恥貪競朝廷有失容之慢則凌暴之弊播於人朝廷有動色之爭則攻闕之禍流於下聖王知其然也故選建賢德以爲公卿使人具瞻不諭而化昔周之方盛多士盈朝時靡有爭用能俾乂故其詩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又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

天子穆穆言羣臣相與事上敬而能和言語動作靡有不善也周德既衰小人在位務相侵侮以至危亡故其詩曰方茂爾惡相爾矛矣又曰既之陰汝反子來赫又曰涼曰不可覆背善詈言小人得志惡怒是憑肆其褊心以相詬病也陛下勤修儀式以靖四方慎選庶官以貞百度內選則股肱耳目外選則垣翰藩維濟濟師師咸欽至化庶相感率馴致大和而度支憑寵作威恃權縱暴侵刻軍鎮匱闕資糧將帥每使申論延齡率加毀訾或指誣隱盜或謗訐陰私或數其出處賤微或億其心志邪悖詞皆醜媒事

悉加誣匹夫見凌猶或生患況將帥素加委遇多著勲庸
縱有踰分取求但宜執理裁處苟當其所孰敢不從豈可
對彼偏裨恣行侵辱使其慚覲於麾下憤恥於朝廷惟口
起羞諒非細故爲國聚釁實由斯人而又虐害羣司幸其
闕敗蔑彼彝典逞於兇懷氣吞等夷隸蓄卽吏時有履道
而不爲屈撓守官而莫肯由從遭其詆訶事則尤劇或辱
兼祖父或毀及家門皆名教所不忍聞敘述所不堪紀其
爲構陷抑復多端故示兇威使人懾憚人之狂險乃至於
斯上虧大猷下扇流俗魚然禮義之府蠱汙清明之朝此

又罪之大者也度支舊管牛驢三千餘頭車八百餘乘循環載負共饋邊軍既有番遞之倫永無科配之擾延齡苟逞近效不務遠圖廢其葺修減其芻秣車破畜耗略無子遺每須載運軍資則令府縣差雇或有卒承別旨須赴促期遂於街市之間虜奪公私雜畜披猖頗甚費損尤多吏因生姦人不堪命所減者則奏以爲利所費者則隱而不論破實徇虛多如此類度支應給宮內及諸司使芻藁薪炭等除稅草之外餘並市供所用既多恒須貯備舊例每至秋穫之後冬收之時散開諸場逐便和市免費高價復

資貧人公私之間頗謂兼濟延齡悉隳舊制但飾姦情旋計芻薪價錢以爲節減剩利及乎春夏之際藁秸已殫霖潦之中樵蘇不繼軍廩輟莖官廚待然告闕頻煩於聖聰徵催絡繹於省署崎嶇求買何暇計量糜損官錢不啻累倍聯蹇狼狽率以爲常此則睿鑒之所明知物情之所深駭事之舛繆觸緒皆然臣愚以謂若斯之流不過歲費國家百萬緡錢及事體非宜耳其爲罪惡未足傾危事之可憂不在於此是以不復詳舉以煩聽覽也至如矯詭之態誣罔之辭遇事輒行應口便發靡日不有靡時不爲自非

狀迹尤彰足致其禍者又難以備陳也延齡有詐僞亂邦之罪七而重之以耗斲闕遺愚智共知士庶同憤以陛下英明鑒照物無遁情固非延齡所能蔽虧而莫之辨也或者聖旨以其甚招嫉怨而謂之孤貞可託腹心以其好進讒諛而謂之盡誠可寄耳目以其縱暴無畏而謂之強直可肅姦欺以其大言不疑而謂之智能可富財用將欲排眾議而收其獨行假殊寵而冀其大成倘陛下誠有意乎在茲臣竊以爲過矣夫君天下者必以天下之心爲心而不私其心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而不私其耳目故能通

天下之志盡天下之情夫以天下之心爲心則我之好惡
乃天下之好惡也是以惡者無謬好者不邪安在私託腹
心以售其側媚也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則天下之聰明
皆我之聰明也是以明無不鑒聰無不聞安在偏寄耳目
以招其蔽惑也夫布腹心而用耳目舜與紂俱用之矣舜
之意務求己之過以與天下同欲而無所偏私由是天下
臣庶莫不歸心忠讜既聞元德逾邁故虞書云臣作朕股
肱耳目又云明四目達四聰言廣大也紂之意務求人之
過以與天下違欲而溺於偏私由是天下臣庶莫不離心

險詖既行昏德彌熾故商書云崇信姦回大雅云流言以對寇攘式內言邪僻也與天下同欲者謂之聖帝與天下違欲者謂之獨夫其所以布腹心而任耳目之意不殊然於美惡成敗若此相遠豈非求過之情有異任人之道不同哉太宗嘗問侍臣何者爲明君何者爲暗主魏徵對曰君之所以明者兼聽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又曰秦之胡亥偏信趙高肆其姦欺卒至顛覆徵之此說理致甚明簡冊備書足爲鑒戒趙高指鹿爲馬愚弄厥君歷代流傳莫不痛憤陛下每覽前史詳考興亡固亦切齒於斯人傷心

於其主臣謂鹿之於馬物類猶同豈若延齡掩有而爲無
指無而爲有陛下若不以時省察得無使後代嗟誚又甚
趙高者乎斯愚臣所以焦慮疚懷以陛下爲過者良有所
以也夫理天下者以義爲本以利爲末以人爲本以財爲
末本盛則其末自舉末大則其本必傾自古及今德義立
而利用不豐人庶安而財貨不給因以喪邦失位者未之
有也故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有德必有
人有人必有土有土必有財百姓足君孰與不足蓋謂此
也自古及今德義不立而利用克宣人庶不安而財貨可

保因以興邦固位者亦未之有焉故曰財散則人聚財聚則人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無令侵削兆庶以爲天子取怨於下其有若此者行罰無赦蓋爲此也殷紂以貪冒失人而亡周武以散發得人而昌則紂之多藏適所以爲害已者之資耳尚何賴於財賄哉太宗亦云務蓄積而不恤人甚非國家之計隋氏不道聚斂無厭所實洛口諸倉卒爲李密所利此則前代已行之明效聖祖垂裕之格言是而不懲何以爲理陛下初膺寶曆志翦羣兇師旅繁興徵求寔廣權算侵剝下無聊生是以涇原叛徒乘人

怨咨白晝犯闕都邑眩庶恬然不驚反與賊眾相從比肩而入宮殿雖蚩蚩之性靡所不爲然亦由德澤未浹於人而暴令驅迫以至於是也于時內府之積尚如邱山竟資兇渠以餌貪卒此時陛下躬親之矣是乃失人而聚貨夫何利之有焉車駕旣幸奉天逆泚旋肆圍逼一壘之內萬眾所屯窘如涸流庶物空匱嘗欲發一健步出視賊軍其人懇以苦寒爲辭跪奏乞一襦袴陛下爲之求覓不致竟憫默而遣之又嘗宮壺之中服用有闕聖旨方以戎事之急不忍重煩於人乃剝親王飾帶之金賣以給直是時行

從將吏赴難師徒倉黃奔馳咸未冬服漸屬凝沍且無薪
蒸饑凍內攻矢石外迫晝則荷戈奮迅夜則映堞呻吟凌
風飈冒霜霰踰旬而眾無攜貳卒能走强賊全危城者陛
下豈有嚴刑重賞使之然耶唯以不厚其身不藏其資與
眾庶同其憂患與士伍共其有無乃能使捐軀命而扞寇
讎餒之不離凍之不憾臨危而不易其守見死而不去其
君所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此其效也及乎重圍既
解諸道稍通賦稅漸臻貢獻繼至乃於行宮外庶之下復
列瓊林大盈之司未賞功勞遽私賄玩甚沮惟新之望頗

攜死義之心於是輿誦興譏而軍士始怨矣財聚人散不
其然歟旋屬蝨賊內攻翠華南狩奉天所積財貨悉復殲
於亂軍既遷岷梁日不暇給獨憑大順遂復皇都是知天
子者以得人爲資以蓄義爲富人苟歸附何患蔑資義苟
修崇何憂不富豈在貯之內府方爲已有哉故藏於天下
者天子之富也藏於境內者諸侯之富也藏於囷倉篋匱
者農夫商賈之富也奈何以天子之貴海內之富而猥行
諸侯之棄德感守農商之鄙業哉陛下若謂厚取可以恢
武功則建中之取旣無成矣若謂多積可以爲已有則建

中之積又不在矣若謂徇欲不足傷理化則建中之失傷已甚矣若謂斂怨不足致危亡則建中之亂危亦至矣然而遽能靖滔天之禍成中興之功者良以陛下有側身修勵之志有罪已悔懼之詞罷息誅求敦尚節儉渙發大號與人更新故靈祇嘉陛下之誠臣庶感陛下之意釋憾迴慮化危爲安陛下亦當爲宗廟社稷建不傾不拔之永圖爲子孫黎元垂可久可大之休業懲前事徇欲之失復日新盛德之言豈宜更縱儉邪復行刻暴事之追悔其可再乎臣又竊慮陛下納彼盜言墮其姦計以爲搏噬拏攫怨

集有司積聚豐盈利歸君上是又大繆所宜慎思夫人主
昏明繫於所任咎繇夔契之道長而虞舜享濬哲之名皇
甫聚桮之嬖行而周厲嬰顛覆之禍自古何嘗有小人柄
用而災禍不及邦國者乎譬猶操兵以刃人天下不委罪
於兵而委罪於所操之主蓄蠱以殃物天下不歸咎於蠱
而歸咎於所蓄之家理有必然不可不察臣竊慮陛下以
延齡之進獨出聖衷延齡之言多順宸旨今若以罪寘辟
則似爲眾所擠故欲保持用彰堅斷若然者陛下與人終
始之意則善矣其於改過不吝去邪勿疑之道或未盡善

焉夫人之難知著自淳古試可乃已載於典謨陛下意其
賢而任之知其惡而棄之此理之常於何不可倘陛下猶
未知惡但疑見擠固有象恭挾詐之人亦有黨邪害直之
士所資考覈兩絕欺誣陛下以延齡爲能愚臣以延齡爲
罪能必有跡罪必有端陛下胡不指明其所效之能以表
忠賢按驗其所論之罪以考虛實與眾同辨示人不私若
能跡可稱而罪端無據則是黨邪害直之驗也陛下當繩
其傷善以勵事君罪端有徵而能跡無實則是象恭挾詐
之驗也陛下當糾其包禍以戒亂邦如此則上之於下釋

嫌構之疑下之於上絕偏惑之議何必忠邪無辨枉直莫分薰蕕同藏其臭終勝此則小人道長之象也實時運否泰安危之所繫豈但有虧聖德不利善人而已乎陛下若必以與已同者爲忠良自我作者無改變如此則上之所欲莫不諂上之所失莫不從水火相濟不爲非金礪相須不爲是恥過作非不足戒捨已從人不足稱惟意是行則匡輔或幾乎息矣匡輔息則理不可致仲尼所謂一言喪邦者在於予之言而莫予違也事關興亡固不可忽希旨順默浸已成風獎之使言猶懼不旣若又阻抑誰當貢誠

伏恐未亮斯言請以一事爲證只如延齡凶妄流布寰區
上自公卿近臣下逮輿臺賤品誼誼談議億萬爲徒能以
上言其人有幾陛下試令親信博採輿詞參校比來所聞
足鑒人間情僞臣以卑鄙任當台衡旣極崇高又承渥澤
豈不知觀時附會足保舊恩隨眾沉浮免貽厚責謝病黜
退獲知幾之名黨姦苟容無見嫉之患何急自苦獨當豺
狼上違懽情下餌讒口良由內顧庸昧一無所堪夙蒙眷
知唯在誠直綢繆帳辰一紀于茲聖慈旣以此見容愚臣
亦以此自負從陛下厯播遷之艱疏覩陛下致興復之艱

難至今追思猶爲心悸所以畏覆車而駭懼慮燬室而悲
鳴蓋情激於中雖欲罷而不能自默也因事陳執雖已頻
繁天聽尚高未垂諒察輒申悃欵以極愚誠憂深故語煩
懇迫故詞切以微臣自固之謀則過爲陛下慮患之計則
忠糜軀奉君非所敢避沽名銜直亦不忍爲願迴睿聰爲
國熟慮社稷是賴豈唯微臣不勝荷恩報德之誠謹昧死
奉書以聞臣誠惶誠恐頓首再拜